

觉
Ⅱ
醒
执行

三
三
三
C
し

[英] R.R.海伍德——著 陈磊——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觉醒. II, 执行 / (英) R.R.海伍德著; 陈磊译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5500-3210-1

I. ①觉… II. ①R… ②陈…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6497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4-2019-0003

Executed

Text copyright © 2017 by RR Haywood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copyright © 2019 by Beijing HongTaiHengXin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 Ltd

Co., Ltd., arranged through AMAZON CONTENT SERVICES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w0791@163.com

书名 觉醒II 执行

作者 (英) R.R.海伍德

译者 陈磊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连慧

责任编辑 胡艳辉 陈园

策划编辑 李艳 王萌

封面设计 力琿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2.5

字数 260千字

版次 2019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00-3210-1

定价 49.8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9-6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 执行
2010
2061

“你没有付我报酬。你并不拥有我。你无权控制我。是第二个你将我们带回来，并跟我们解释为什么是第二个你交付我们解决问题的责任的。你明白吗？这些不归你管，这不是你的事儿。问题比你以为的严重得多……而你所表现出来的疏失程度令人震惊。我建议，罗兰，我真的……该死的建议，从现在起，你只需要集中注意力提供钱，其他任何你可能搞砸的事，你都别再插手……找个有军事情报背景的人来……找个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来，因为你不懂。”

序

2010

她走进路边的小餐馆，看见两个长着斯拉夫人典型面孔的男人坐在一张桌子右侧，吃着双面煎蛋。她穿过店面，在吧台前找了张高脚凳坐下。

“嘿，米莉，”乔安妮一边往一只白色陶瓷马克杯里倒咖啡，一边说，“还是热咖啡？”

“对。”

“还要别的吗？”

“不。”

乔安妮和以往一样，把咖啡壶放回电炉，走开了。米莉从牛仔裤后面的口袋里掏出智能手机，撑着立在餐巾纸盒旁，抿了一口味道浓烈的苦咖啡。

小口吞咽时她过滤掉餐馆里的杂音，餐具刮擦盘子的声音，低

声交谈的声音。收音机调在一个摇滚电台，不过音量很低。

沸腾的玻璃咖啡壶很干净，为她反射出餐馆入口的情形。吧台和厨房之间的一块玻璃滑门，为她反射出厕所门的情况。而她的大屏智能手机则充当了镜子，照出停车场的情况。冷柜锃亮的不锈钢侧面让她能看见，那两个正在吃双面煎鸡蛋的斯拉夫脸男人。

加利福尼亚州幅员辽阔，面积比整个不列颠还大，人口更是将近有四千万，所以餐馆里有两个男人丝毫不足为奇。两个吃双面煎鸡蛋，喝咖啡，同时小声交谈的男人，和游客、卡车司机、徒步者没有区别，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美国究其定义，就是一片由不同文化和谱系组成的土地。

那就是问题所在，那就是泄露真相的地方。他们不是游客、卡车司机或徒步者。他们穿着随便，乍一看，会误以为是徒步者，只不过他们的新鞋子上没有磨损痕迹，而且他们穿的是牛仔裤。事实上，现在所有的徒步者都穿适合徒步的长裤或短裤。还有他们苍白的脸，以及过于随便的吃饭姿态。她之前从未见过他们，这就意味着，他们是刚来这地方，但他们却没有四处打量。任何正常人，去一家新的餐馆或饭店吃饭，至少都会有好奇心，这些家伙却没有。他们进食、喝咖啡、小声交谈。但对她来说，他们还不如直接举一块布告牌，上书“我们是坏人”几个大字。

她在心里叹了口气，为这漫长一生的悲哀，片刻之后却因为即将重返游戏而激动起来。岁月远去，接着又涌动回来，带着退休岁月的愁苦。因为太老，无法再参加任务，空留一身不再被需要的技

能。她伸手去拿手机，只需要一条信息，她就会迅速而不留情面地行动起来。

她停下来，手几乎已经碰到手机了，但在那一瞬间，她意识到自己疏漏了什么。在最后她已经开始讨厌那份工作了，道德指针愈来愈弯曲。她开始质疑，他们为什么要做那些事情，而到了她这个层级，是永远也不该质疑任务的正义性的。如果她发送信息，她将重返那个世界，充斥着作战指示、任务报告、会议、官方许可和情报收集的世界。她将主动参与挑选迁居地点，他们会希望她回顾过去的任务，以便查清是谁追踪她来了这家餐馆。她将再度成为大人物，不过也只能持续一段非常短暂的时间，接下来她将重返现在的生活，住在一个鸟不拉屎的小镇，除了睁着一只眼看着烛光入睡外，别无他事可做。

未来看上去一片荒凉。在职业生涯的活跃期，她从来都不理解为什么退休的特工会自杀。现在她懂了。原因就在于日日夜夜都不停歇的记忆，回想起那些地方、行动、杀戮、失去、任务，还有那台永不停止转动的机器，他们只是其中的一个齿轮。当你退下来后，噩梦就开始了，你以为你都处理清楚的事情又回来了，让你在夜里尖叫失声。如果她回去，只会让离开变得更难。

她将手放回吧台台面，距离手机几英寸远的地方。她盯着冷藏柜侧面映照出的那两个男人的身影，在那一刻，她决定无动于衷。

取而代之的是，她喝着咖啡，感到一阵释然。她能够放下对未来的恐惧，因为她知道，自己两天之后就会死。

她已被贴上标签，被发现、监视、锁定了方位。那两个男人没有做出明显的反应，但此刻，其中一个正往手机里输入信息，向他们的上级汇报她的地址。到今晚，他们就将弄清她的住处。到明晚，他们就会部署完人手，设计出一套进攻方案，等天黑后的某个时间，他们就会奔她而来。

那么就这样吧。死在剑锋下，总比孤零零地被遗忘在某个鸟不拉屎的小镇，成天只不停地回首过去要好。

她的时间已经结束。她将永远无法掌握自己的生活，如果有人想取走她的生命，她可以消极地坐以待毙。不会再有任务了，不会再有行动了。她已经太老，无法成为机器的零部件，但又还太年轻，不足以被孤单地留在记忆里。

米莉喝完咖啡，从高脚凳上起身走出餐馆，看也没看那两个男人一眼，而那两人也左顾右盼就是不看她。

待她返回她那座窝在这鸟不拉屎的县区，开阔平原上的农场风格的房屋时，在前门上发现一张用图钉钉住的纸条。

她读了。

但她什么也没做。

她做了一盘清淡的沙拉，还是什么也没做。

她躺在床上睡不着，还是什么也没做。

第二天早上，她清扫了宽敞的门廊，还是什么也没做。

待那架直升机飞过头顶，她还是什么也没做。

她收拾停当。她等待着。

黄昏时，她坐在刚打扫过的门廊，格洛克手枪插在右腿下方，她等待着。

如果刺杀她的任务是由她负责，她会找一个掩体，悄悄靠近目标建筑。一旦进门，她会建议先让目标丧失行动能力，接着用一种类似自然死亡的方式解决。比如：瓦斯泄漏、上吊、服药过量。如果搜查发现目标持枪，那么可以利用那把枪，操控目标的手，朝其头部开枪。或者假扮抢劫失控，也是非常有效的方法。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的住处遭遇入室行窃并不少见。

住处边缘灌木丛中隐藏着运动传感器，设在正门门内的接收器发出轻柔的“砰”的一声响。由于距离的原因，再加上地面轮廓的遮挡，目前还看不见他们。但毫无疑问，他们在夜视镜的协助下，最终还是会发现她正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

她唯一的反应发生在接收器持续发出响声之时。八个，她大感惊讶，但同时又变得更加高兴。他们显然知道她的身份，所以派了八名特工来对付她。她好奇他们是谁。范围缩小，可能的组织有三个，全部都与俄罗斯相关。从媒体来看，冷战或许已经过去很久，但后续影响将永远持续。

她坐在那里等待着，只是心跳速度以几乎察觉不到的频率增加了，证明她渴望立即赴死。五分钟，最多十分钟。她抬头仰望天空，看着星星和月亮。在一百多次执行不同的任务中，她曾在一百多座不同城市凝视同样的星星和月亮。她想起门上的那张纸条。

她依然可以打电话求助，一通电话就能做到。她可以拖住他们，

只要够时间让装甲部队赶到。她将快速脱身，让威胁失效，等到日出连存在过的痕迹都会被移除。

一声鞋底刮擦的声音，一只脚落地的声音。她站起来，转身大步走进门厅，双手紧握格洛克手枪。一个男人从厨房走了出来，高个子，暗色头发梳成背头。他不可能在她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闯进门的。每扇窗户都有运动传感器的把守，每扇门都有，警报应该会响。脚踩在小路和地面上应该送出信号的。男人身后的厨房洒出一道蓝光。片刻之后，他看到她，举起双手躲闪。

“别开枪……没有恶意……没有恶意！”

英国口音，她不认识他。但是男人看上去四十多快五十的样子，也许五十出头。比她年轻，但年轻不了几岁。同时代的英国特工，她差不多都见过。

“米莉亚姆？你是米莉亚姆吗？”

“你是谁？”米莉问，语气平静克制。

“我是来救你的……你快死了，”男人脱口而出，“就现在，有两个全副武装的人正要……”

“我知道，”米莉直言不讳，“你是谁？”

“罗兰，我叫罗兰。”他盯着她手中的枪小声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米莉亚姆……我是说……我在网上找不到你的任何照片……不过本说要找个有军方情报背景的人，而且……我是说，你不在一开始的名单上，但我应该意识到的，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

罗兰停下吸口气，强迫自己以完全感觉不到的声音平静下来。

萨法和哈里都死了，本想救他们，但他会失败，那样一来罗兰就又回到原点，他不可能将一切再重来一遍。本说得对，他们需要专业人员。他支吾着，依然太过害怕，不敢透露真实身份和自己所知的信息，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冒险。这个女人无论如何都会死。这座房屋会被一场看上去像是瓦斯爆炸的事故炸成碎片。他读了解密报告，其中详细列出，一名袭击者叛逃至美国，通知全局事实真相。他呼口气镇定下来，试着让视线越过她手中的枪。同萨法和哈里在一起的日子，至少让他变得坚强了些。

“我需要提取你……”他开始解释，但声音却越来越弱，因为看到她放下手枪，将黑色大旅行包扛到肩上，饶有兴趣地看着他。

“我准备好了，卡文迪什先生，”她用一种平静又强硬的口吻说，“我们还有任务要做。”

1

爆炸传来巨响。落入库房的炸药爆炸，烧焦了空气，冲击波撕裂墙壁，砖块坠落，残砖碎片砸向袭击者，骨骼折断碎裂。米莉在安放炸药之前倾倒的汽油爆炸燃起火焰，空气迅速升温，融化的黑色防护服面料贴在穿着者的皮肉之上。

许多人当即死亡，更多的倒在地上打滚，因为烧伤、骨折、撕裂和难忍的伤痛发出凄厉的尖叫。

“撤退。”阿尔法语气平静，姿态克制。这正是他成为阿尔法的原因所在。这正是他们五人能有现在地位的原因所在。他们听见了引爆炸药的咔嚓声。库房爆炸之时，就是这一声咔嚓让他们下蹲转身后撤。只有埃科受了伤，打头攻击手的一块胫骨碎片插进了他的二头肌。他受到冲击转了个身，但咕啾一句咽下疼痛，继续集中注意力。

建筑前方的窗户爆炸了，玻璃碎片远远地飞到了马路对面。火苗咆哮着，伸出火舌从墙上新出现的窟窿中舔舐出来。

阿尔法一边抬起一只手臂，护住戴有巴拉克拉法帽的脸部不被热浪烧伤，一边大步后退。其余四人在他身侧排成一线。所有人都一片静默，没表现出一丝惊慌。布拉沃转身看到马尔科姆和康拉德的尸体被抬进堵住道路尽头巷口的卡车。埃科回头打量库房对面他

们用作基地的建筑。

阿尔法多坚持了几秒，掂量眼前的杀戮形势。如果有路能穿进去，他会冒险一试，但火势越来越大，越来越强。汽油的刺鼻气味直冲他的鼻子。这里用过催化剂，地面提前做好了准备。

别无选择。他从口袋掏出电话，大拇指在屏幕上点按数字拨号。

“你好。”接通后一个和蔼的女声说。

“母亲，我是阿尔菲。”

“阿尔菲，亲爱的。你还好吗？柏林怎么样？”母亲虽然是在她的办公室提问，但她立即就知道出事了。只有当任务处于紧要关头，前线才会打来电话。她不露声色，取而代之的是她冲电话里笑笑，确保声音呈现出理所应当的温暖。既然扮演这个角色，她就相信这个角色。她是母亲。

“我们打算去看的演出……”尽管周围一片大屠杀式的惨况，阿尔法依然强迫自己保持镇定亲切的口吻，和她相配合，“取消了。”

“哦，真是遗憾，”母亲说，“开演了吗？”

“是，开演了，不过我想是因为一个新演员并没有做好他们应该做的事……”

“哦，天哪，”母亲啧啧叹口气，“所以你们没看到演出的重点。”

“恐怕是这样。我们，呃……不过我们确实交了两个新朋友。现在他们正和我们一道，两个很棒的小伙子，就是非常文静……”

“行，对小小的幸运也要心怀感恩。”母亲说着闭上眼睛解读刚才听到的话语。两个新朋友就是指马尔科姆和康拉德。任务内容就是等待他们外出，然后赶在他们有能力发出提醒或后撤之前，将其拦截。非常文静意味着他们已死。“我有一个想法，阿尔菲。你的新朋友知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演出你们能观看呢？”

阿尔法眨一下眼，思索她的话。死尸是不会讲话的。恍然大悟后他皱了皱眉。死尸是不会讲话的，但他们确实能透露信息。“啊，我真庆幸给你打了电话，”他说着让掩盖在巴拉克拉法帽下方的脸上露出微笑，好调整语气以配合谈话内容。“这是个好主意。好的，我们会询问他们。这附近一定有地方可以带他们好好吃一顿，再喝一杯……”

母亲轻敲桌上的平板电脑，一幅完美品质的3D全息操作系统在她身前闪烁。她滑动图标，双击翻看她所需要的信息。

“需要我帮你找找吗，亲爱的？”

“太棒了，谢谢，”阿尔法说，“爸爸还好吗？”

“哦，你父亲很好，”母亲说着开始敲击、阅读、思考，与此同时，仿佛面前的空气中填满了信息页面一般，还对电话中说道，“哦——对了，有个地方。我可以把详细地址发给你，那样会有帮助吗？需要我联系他们帮你预订吗？”

“母亲，我不知道没有你该怎么办。呃……我在想我们这里的其他朋友。我是说，我们真的带了很多东西来参加这场演出。”

“哦，阿尔菲，亲爱的。快别犯傻了。他们不能和你一起去……他们本该确保演出继续的，你需要快点动起来，同你的新朋友去赶下一场演出。”

阿尔法看一眼布拉沃，暂停片刻：“好的，母亲。我会的。”

“晚点再联系，阿尔菲。保重。”

“好的，你也是，母亲。”

阿尔法放下手机，环顾四周，这么大的火会吸引政府的注意。急救部门应该已经做好准备，正急忙赶往这个地方。他从自己所站的位置往仓库方向看，数到还有三名技工存活。其余四人都一动也

不动，要么是死了，要么就是昏迷了。

“他们怎么办？”布拉沃追踪到阿尔法的目光所向问道。他已经知晓答案，他们都知道。

“待在这里。”阿尔法说着举起冲锋枪，朝第一个痛得直打滚的人开枪。布拉沃和德尔塔处理了其余人，子弹射向他们的脑袋和面罩正中。查理则朝一动也不动的那些身体开枪，确保他们死透。伤员会说话，死人就不会了。

“撤退。”最后一位技工中弹后，阿尔法向隐蔽佩戴的麦克风内发布命令。

其余在道路尽头卡车边的特工看着他们，即便脸部有掩护，但还是因为刚刚目睹的处刑画面而流露出震惊的表情，最后当看到五人朝他们冲去时，都吓得连连后退。

“引爆洞内炸药。”埃科的手臂疼痛难忍，但他还是按下引爆按钮，将信号发送到安装在之前用作观测点的房屋内的炸药接收器。片刻之后，前面的屋墙被狠狠炸开，砖块飞过马路，撞碎了库房的墙壁，喧嚣震天。窗户被震碎，木板断裂，燃气管道燃烧。

“警察来了……”主街上传来第一声警笛时，驻守道路交汇点的一名特工用无线电发布警报。一辆警车在车水马龙中开辟出通路，过路行人都试图打量小巷深处肆虐的火势。看热闹的人围在路口周围。人们听到爆炸声，都从商铺和咖啡馆里跑出来。举着屏蔽板遮挡视线的伪装工人从工具包中掏出武器。

“把他们挡住。”阿尔法下令。

几秒钟后，警车的挡风玻璃就被路口特工的子弹打成了筛子，尖叫声四起。赶向爆炸地点看热闹的人们停住脚步，开始大叫，要么缩身躲闪，要么拔腿奔逃。更多的枪显露出来朝警车开火，子弹

击中发动机组发出金属撞击的声音。两位警察当场死亡。警车失去控制，猛地撞向一辆出租车的车尾。车里已经死去的警察猛撞向前，安全气囊展开。更多的警笛声响起，更多的警车正在赶来，里面的警察都透过无线电广播听到了第一辆警车传来的射击声。当地警察控制室派遣出所有的小组，城里每一位当值警察都立即放下手头工作，冲进警车，警灯亮起，警笛大作。警察控制室的员工启动应急程序，直升机和无人机仓促开动。

阿尔法抵达卡车，其余四名特工跟在一侧。这是一辆没有标记的重型运货卡车，用于堵住路口、运送技工以及遮挡视线。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将尸体运走，任务流产母亲不会满意，阿尔法必须做出些弥补，不容许再次失败。

他和布拉沃进了前座。查理、德尔塔和埃科以及尸体进了后车厢，两名未受伤的特工找了件衣服帮埃科血流不止的胳膊止血。

“拖延住他们，然后撤退……”阿尔法向街上的技工传递命令，他知道每位技工在黑色掩护服下都穿有轻型服装，剥掉掩护服就能混进人群逃走。

两辆警车停在距离第一辆已楔进出租车车尾的警车二十米开外的地方。警察掏出枪，而路口的自动武器已经开火。一个黑衣人突然跳出，朝街上投出一枚闪光弹。警察开枪还击，可惜射出的九毫米子弹威力和射程均不足够。闪光弹爆炸，亮光组成一道墙壁，随之传来的还有巨大的引爆声。阿尔法抓紧机会撤退，一脚踩下油门，将卡车开进此时一片拥堵的道路。小汽车、自行车、卡车、货车停得到处都是。他加速，将它们统统撞到一边。

两边有更多的警车滑行停住。警察们都因闪光弹的爆炸声堵住了耳朵，不知所措地眨着眼睛，想缓解视网膜的灼痛，同时也躲闪